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四十六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勒卣

宋徵輿轅文 參

周恭肅集

周用

鹽法疏 兩浙鹽法

條議淮鹽者多條議浙鹽者少存之

照得蘇州府所屬太倉州崇明崑山常熟等縣南連松江府浙江海鹽一帶近海沿海居民專一興販私鹽太倉又當江海之交。尤易招集流亡。越境私販淮

鹽侵占浙西行鹽地方以致松江分司虛設衙門日就倒塌但存荒基私鹽既行徒黨日衆卒難解散盜賊隨起若先年施天泰近日王班頭等始則圖利販鹽繼而結黨行刼又至出海通番往往爭利互相讐殺蟠旋加勦除禍根終在原其所自實由聚衆販鹽失今不爲之處將來地方之患未已處之之法惟在浙西鹽貨流通餘鹽皆有下落使鹽徒解散方爲有益緣照各鹽場俱有鹽課定額除浙江嘉興分司外松江分司鹽場俱係松江府所屬華亭上海二縣地

友華亭縣有浦東袁浦青村青浦共四場、上海縣有
天賜下砂并下砂二場下砂三場亦四場共計八場
內除青浦天賜二場坍海外、實該六場、大約每年額
課、每一大引。與每小引。二引折一大引、各四百觔、共
該五萬五千四百五十五引九十八觔零、每引折銀
六錢每年解部課銀一萬五千一百四十六兩七錢
二分七釐二毫七絲二忽五微、其轉解運司本色折
銀一萬五千四百二十六兩一錢二分三釐七毫五
絲、通共課銀三萬五百七十二兩八錢四分一釐一

絲二忽五微內該二縣水鄉竈丁無徵鹽課銀七千五百八十九兩二錢一分四釐五毫六絲二忽九微七纖五沙俱於二縣秋粮內包補華亭縣包補四千三百二十九兩六錢三分六釐二毫四絲二忽九微七纖五沙上海縣三千二百五十九兩五錢七分八釐三毫二絲前項鹽課俱係竈丁出辦其自煎餘鹽却不許明白變易前項無徵課銀俱係二縣民戶包補其竈丁餘鹽亦不許轉貨倉用餘鹽既不許賣又不許貨官司又不如先年給價收貯若不私相轉販

餘鹽將何下落。竈丁將何養活。切見凡議鹽法者。皆稱商鹽宜通。私鹽宜塞。多方設法。日新月盛。其實商鹽未嘗不塞。私鹽未嘗不通。然商鹽之塞。是官府自塞。私鹽之通。是官府自通。緣商鹽以引目為名。利在買求夾帶。及不繳退引。官司以盤掣為名。利在縱容夾帶。又不追退引。所以商鹽但求苟免捕獲。其實滲漏影射居多。故謂商鹽未嘗不塞。其官司巡捕私鹽一向通同作弊。其實家至戶到俱食私鹽。故謂私鹽未嘗不通。鹽法至此。豈惟商鹽不通。併商鹽亦俱變

為私鹽。止多一方。專在處置餘鹽。且竈丁煎種辦課即是民戶種田辦粮。民戶辦粮餘米聽其變易生理惟竈丁辦課之外餘鹽却作私鹽。一切有禁。況鹽貨實出天地自然之利。竈丁不得自食其力。人情物理實有不堪。為今地方之計。莫若將松江分司六鹽場查照原額鹽課銀兩。每場各該若干。本場竈戶每戶若干。又每丁若干。照依徵粮排甲法則。立為三限。修復松江分司衙門。行令浙江運司官一員前來住劄。及時聽令商人入場收買。責令總催伙併各竈依限

將課銀完納。限內天色晴乾雨濕。逐日開記。另報運司查驗。量爲遲速。課銀未完。就於地頭嚴禁鹽貨出

此則不論浙鹽可以通之各處

場。中間若有先自辦納課銀。停鹽待價者。聽從其便但遇課銀一完。隨即開報運司。并巡鹽衙門各場餘鹽。聽令各竈丁自行發賣。或轉賣陸路肩挑背負。并水路三板小船各人販賣。但不許挾持軍器。及越過行鹽地方。大約每年限上半年辦課。下半年開禁。各竈丁既知餘鹽許令自賣。必肯早辦課銀。商人既知餘鹽許容平買。必不營求夾帶。其餘一應人等。亦知

餘鹽不禁轉賣。必不冒法聚衆興販。前項越境淮鹽。無處發賣。不禁自止。日前一應私販。俱可轉爲商人。此法若無窒礙。亦可與嘉興分司一體舉行。其該縣水鄉竈丁。亦可因此招回復業。增辦課銀。漸補無徵之數。如或鹽貨流通。價直低賤。仍聽竈丁免納折色。俱納本色上倉。作爲存積。亦可漸復召商開中以實邊儲之法。或謂私鹽自來有禁。不知鹽法自來亦自不同。如洪武年間煎鹽工本。在官支給。隨其多少。俱爲官物。其後鹽課。立有定額。其外餘鹽。亦有本場收

貯給與米麥之類。故將禁賣私鹽。一是原領在官工本。一是不肯逆納本價。非以私鹽情法猶有可據。此後煎鹽工本既不如先年出於在官竈丁餘鹽又不如先年官為收買。惟獨禁賣私鹽之法。未見處置。但餘鹽決無委棄之理。鹽徒決有聚衆之勢。官司決難去通縱之弊。地方決難免擾攘之患。立法之始。本以惠民足國。末流之弊。遂至爭民施奪。誠為可慮。其餘鹽法事宜。不能備悉。特緣關係地方生靈。輒爲處置。如蒙勅下該部詳議施行。則民生國計幸甚。

理河事宜疏 治河

臣伏覩節該欽奉 敕書內開凡修河事宜敕內該載不盡者俱聽爾便宜處置臣自嘉靖二十二年四月奉 命總理河道伏念漕河係今日軍國重務而臣至愚至陋謬蒙 陛下不以爲不肖俾承乏之居常懔懔寢食靡寧緣見凡今治河事宜前此諸臣相繼悉心規畫然又莫不皆以黃河徙決不常將來利害不能逆覩惴惴然日惟聽河之所爲則是從長之議經久之圖固有所不敢任者近日查到山東兗州

府濟寧州見行文卷一件爲開墾荒田以蘇民困事又一件爲效愚忠興農功廣　聖心以隆　聖化事又一件爲專責任墾荒田正民習以固國本事俱該戸部題奉欽依轉行山東布政司各府州縣開墾荒田自嘉靖八年以來累經有行稽諸文案未見成功臣竊伏惟念以爲治河墾田事實相因水不治則田不可治田治則水當益治事相表裏若欲爲之莫如古人所謂溝洫者爾今欲舉臣之末議相與乘時整理此一機會也又當朝覲考察之年百度維新將來

任事得人是又一機會也敢以臣之私憂過計爲
陛下陳之臣惟古今稱聖人之治水者必曰大禹禹治水之功莫大於河自告厥成功至周定王五年河徙砱礫中間自龍門至於碣石入海不爲中國害者蓋一千七百年矣然禹之治水莫備於禹貢則皆紀其成功也而禹之自言則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至孔子稱禹又曰盡力乎溝洫夫以聖人之所爲遺于萬世而不泯固宜不可名言而禹之自言與孔子之稱之者惟曰濬畎澮曰盡力乎溝洫然則歷

千七百年而河不爲中國害者實大禹盡力溝洫之賜故自禹至殷盤庚而稱五遷厥邦以避河圮溝洫蓋小壞矣圮猶未徙也至周定王時而河徙則溝洫加壞矣徙猶未決也至秦廢井田開阡陌溝洫掃地矣秦祚不延及漢而河決酸棗決瓠子決則甚矣歷漢而唐而宋元河徙河決不可勝紀今年治河費若干萬明年治河費若干萬大畧塞之而已矣溝洫之政無聞焉自今黃河言之每歲冬春之間自西北演迤而來固亦未見大害逮乎夏秋霖潦時至吐洩不

及震盪衝激於斯爲甚攷之前代傳記黃河徙決於夏月者十之六七秋月十之四五冬月蓋無幾焉此其證也夫以數千里之黃河挾五六月之霖潦建瓴而下乃僅以河南開封府蘭陽縣以南之渦河與直隸徐州沛縣百數里之間拘而委之於淮其不至於橫流潰決者實徼萬一之幸也夫今之黃河古之黃河也其自今陝西西寧至山西河津所謂積石龍門合涇渭灃汭漆沮汾沁及伊洛瀍澗諸名川之水與納每歲五六月之霖潦古與今亦無少異也何獨夫

禹則能使之安於東北之故道歷千百年而不變而後世曾不能保之於數十年之久由前言之此其由於阡陌之壞溝洫之不修者較然甚明仰惟 陛下臨御以來愛養元元無所不至故於乞墾荒田之疏屢蒙開允則於今日肇修溝洫之政以繼神禹地平天成萬世永賴之功臣愚實有望焉且黃河所以有徙決之變者無他特以未入于海之時霖潦無所容之也溝洫之爲用說者一言以蔽之則曰備旱潦而已其用以備旱潦一言以舉之則曰容水而已故自

溝洫至于海。其爲容水一也。夫天下之水。莫大于河。天下有溝洫。天下皆容水之地。黃河何所不容。天下皆修溝洫。天下皆治水之人。黃河何所不治。水無不治則荒田何所不墾。一舉而興天下之大利平天下之大患。以是爲政。又何所不可。臣竊見河南府州縣。密邇黃河地方。歷年親被衝決之患。民間田地。決裂破壞。不成壠畝。耕者不得種。種者不得收。徒費工力。無損饑餓。加以額辦稅糧。催科如故。中土之民。困於河患。實不聊生。至於運河以東。山東濟南東昌兗州

三府州縣。地方雖有汶沂洸泗等河。然與民間田地支節脈絡不相貫通。每年泰山徂徠諸山。水發之時。漫爲巨浸。潰決城郭。漂沒廬舍。耕種失業。亦與河南河患相同。或不幸而值旱暵。又並無自來修繕陂塘渠堰。蓄水以待雨澤。遂致齊魯之間。一望赤地。於時蝗蝻四起。草穀俱盡。東西南北。橫亘千里。天災流行。往往有之。此皆溝洫不修之故也。若使溝洫既修。則豈惟山東河南。見在凋瘵之民。得以衣食生活。前日四遠流移之民。就不願復業墾田以圖飽暖。昔者招

之不來今也麾之不去民利於此安得不興臣惟善救時者在乎得其大綱善復古者不必拘於陳迹臣之所謂修溝洫者非謂自畎遂溝洫一一如古之所謂止是各因水勢地勢之相因隨其縱橫曲直但令自高而下自小而大自近而遠盈科而進不為震驚委之于海而已矣臣又惟念遠謀不可以倖致大功不容以雜施溝洫之政歷千百年影迹湮沒竟莫舉行究其所由夫豈無故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古今事功半途而廢者率由於此臣愚以為欲修溝洫

之政。雖曰不拘陳迹。然時異勢殊。變而通之。不能無所事事。今畧舉其大綱。若正疆里以稽工程。若集人力以助夫役。若蠲荒粮以復流移。若專委任以責成功。若持定論以察羣議。其諸條目。未敢覼縷。議定之後。循其次第。毋以欲速而輒更張。毋因小利而生沮撓。及今黃河南行。雨暘時若。又適遭遇詔令。開墾荒田至再至三。機會可乘之時。始於河南山東。次及直隷遠年。近日黃河徙決地方。自日而月。自月而歲。自州縣達之司府。自腹裏達之邊方。在下有臣工相

與協力。在上賴　聖明俯賜斡旋。如無成效。臣甘伏欺罔之罪。臣蚤夜營思。以爲治河裕民之計。無出於此。是以不揣迂謬。昧死上聞。

書

論均糧書

下諭吳中田糧事。敬服急於民隱。如吳江虛糧病民尤甚。豈容不整理。始謂莫如復圩田原額。則虛糧自除。中間寬狹。民間亦自有持衡之法。宜次第舉行。今均糧極是良法。但均後適見糧重。此非均糧之過。亦

幸因均粮而知弊端猶惜未能從上面尋究耳。如吳江平時官民田地相兼之家、每年每畝正耗本折須四斗、更重者五斗完官、此外人戶、固有出辦輕於此者、今均每畝米二斗銀九分、若以戶部准米則例、則是每畝六斗以常年則例、則是五斗、即以九分比照准米、亦是四斗七升、所以因均粮始知粮重、今當因其重更求弊端、似不必以每銀五分。准米一斗。縮作每畝三斗七升。姑示其輕也。況與戶部准銀則例不同。則粮當溢原額矣。其弊端多在立法派徵之間。蓋

戶部每年元頒會計而官吏每匿不以示民增損始得任心矣

田糧各有正數。亦各有盈數。會計之時。以糧盈數立法。加田正數派徵。徵收之時。以田盈數納糧。從糧正數支銷。惟餘田不得入會計。其利上不在官。下不在民。皆從作弊者。操縱出沒。難以究詰。今塘長抄出民間各圩辦糧田數。多於實徵。可驗也。官府既享均平之美名。當為吾民祛蒙蔽之宿弊。不然則是去虛糧之餘羊。虧均糧之一實。將來益無從稽端究竟不然則得自部而撫院而府而縣而都而圖而圩而戶田糧帳目彼此經緯。相通一本。使上下通知。雖重無妨

也。雇役一事。人多稱便。或云不利役頭。官府亦惟擇利勝於害者則爲之耳。又嘗見他處雇役差役。弊則更之如循環。大抵專在得人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　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四十七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上木　宋徵輿轅文
朱　積早服參閱

張文定甬川集

議　　張邦奇

郊祀議　郊祀

奏爲法古道以格天心事臣竊聞世之所常然者道也天之所常亭者誠也善法古者得其道而不膠其

迹善事天者致其誠而不急于文臣待罪留都越茲
三載伏覩　陛下製敬一箴註程頤視聽言動箴註
范浚心箴葢于格天之本洞見無疑固守而篤行之
則所謂明德之馨自當昭格于上下而不待禮文之

世宗睿定禮文據夏公七

分祀之議欲合一者不得不以此立言

擬議矣近者復聞　陛下采納諫臣之論下廷臣各
陳所見更定郊祀禮儀葢以神祇合祭非古而欲復
周家二至分祀之制臣仰窺　陛下法古敬天之心
必使本末質文咸若三代然後有以慊于志耳臣愚
竊有未敢以爲安者敢陳其說于　陛下道也者通

古今而一致，故千聖無二心，制度也者，隨古今而異宜，故百王有殊法，夏之禮樂，商湯易而新之，商何必泥于夏也，然而商之高宗，必不改成湯之制作矣，商之禮樂，周武王周公易而新之，周何必泥于商也，然而周之宣王，必不改文武之制作矣，是故商周之制（以祖制爲法）

太祖可以不因，而　太祖之制　陛下不可以不守（便于立言者也）

陛下志于法古，亦法夫禹湯文武之道而已矣，亦法夫禹湯文武之心而已矣，禹湯文武之道，天地之道也，其心，天地之心也，由深宮而大廷，無顯無隱，常與

天心合一而無間焉則伊尹所謂咸有一德克享天心者不在成湯而在　陛下然後以大祀之期齋戒神明而展燔柴之禮何患乎　神祇之不格而徒取祖宗已成之制紛更爲哉借曰乃百王所宜取法則大而封建井田小而赤友哲族無一復行于今者何獨于郊祀一事而必泥焉也孔子論爲邦時取諸夏輅取諸殷樂取諸舜蓋所不滿於周禮者亦已多矣我　太祖汛埽胡虜肇造寰區功過百王而禮樂制度亦固兼百代而叅酌之至於敬天之心則亦禹湯

文武之心也臣伏聞之嘗得雷斧出入則命捧以前導聽治則置之几案以致其顧諟之令天下勿奏祥瑞若災異即時報聞曰常使懼心有餘驕心不敢萌也是以察日月星辰之行霽雨暘燠寒之變如人子之於父母察聽聲色罔敢或忽故於躬曆之初分祀天地每至齋戒風雨非時而稽十年乃推父天母地

太祖自分而合必有深意視聖諭自知

之義斷以三陽交泰之月合祀 天地于南郊及乎齋戒之期燔燎之日星月朗耀祥氛襲人乃親製樂章以答靈貺以定不刊之大典由是觀之分祀周禮

也。太祖行之而未安者也。合祀我朝之禮也。文武復生而不易者也。陛下何爲近舍聖祖盡善之制。而遠信周公未成之書乎。且能事人、斯能事鬼、能饗親、斯能饗帝、陛下大祀之日。太祖配上帝、太祖之心安于合祭而不安於分祭。今將以其所安者而享之乎。抑將以其所不安者而享之乎。夫以太祖心之所安。雖使禮文未善。猶將因之。況粹乎無以議者。行之百五十年。而欲一旦更之。誠可駭也

亦是正論

處置經費議

經費

國家近日以來經用不給至有欲以鬻爵度僧為言者夫二事者所獲無幾而所害甚大誠非聖世所宜行臣竊惟之天下非小處也土地之所生人力之所養其出不為少也而猶每患用之不給其來必有自矣蓋欲足費莫若省費所以省費者有三一曰昭儉德其本也二曰裁濫賞三曰汰冗食其末也至於所以經畫之方有二曰清理鹽法開廣屯田二者是

二者非言之甚易而行之甚難

巳臣讀食貨志見文帝躬行玄默而紅腐貫朽武帝商工計利不遺錙銖而大司農每每告匱以是知省

費之可以足費也。曩者　朝廷以大婚詔戶部措置銀四十萬兩、廷臣議欲減半、尤已多矣、而　陛下竟莫之從。夫一事之舉。所費如此。可謂百日累之。一日捐之矣。今耗財之路。不可縷舉。姑以光祿寺言之。一日之費。供一宴之設。而或至於鉅萬。　先帝已嘗裁減、近日復以如舊。尾閭漏巵。一至於此矣。烏得不竭也。　陛下誠躬行儉約。明詔中外。則凡耗財之路。猶庶幾其以漸而可塞也。古者非有功不賞。賞一人則千萬人勸。彼獻一技。弋一鳥者。何功國家而　陛下

爲武宗言之也

輒厚賚之耶。又況享內庖之奉者多贅設。支太倉之粟者率市人。則一人耕之而聚而食之者。復不止于十人矣。此而不爲之裁抑。臣恐財用日耗於上。而民生日困于下也。夫不塞耗財之路。無以開生財之源今取於民者。軍需襍征。與夫斗斛耗米之加。已不啻數倍於常時矣。民已竭矣。不可以有加矣。其尚有可行者。臣聞劉晏理財。歲收數十百萬而鹽利居其大半。夫鹽之爲利。上下交濟。公私兼益。昔之人行之而有驗。 祖宗制之而有法。固可以坐享其利而永永

無弊也。今利不歸於國家。而歸于權倖之門。豈不惜哉。必使憲臣與轉運等官。絕交通互鬻之私。而輕減鹽估多召鹽商循常股之制以次而給之。而苞苴請託禁絕而不行焉。則利不歸于權門。而上下交受其益矣。臣又聞西北邊地肥而人艱。儲者小有邊警今主上聖明儉德彰著盛賞冗食亦所絕然而毋憂不給者專在邊餉耳朝廷遣使以數十萬給之。此其可以常繼也哉。誠使將臣召募邊人。墾田給之。使之世為土著之兵。則不惟可以備不虞於無事之日。而轉輸餽餉之煩。亦可以計日而減也。此蓋諸葛亮郭子儀行之而有效范

仲淹朱熹議之而未及行者今欲行之亦在擇其人焉專委任之而已矣舍此而欲別議經費之方則桑羊孔僅之謀非臣之所敢出也臣聞之易大傳曰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財也者所以守邦之本也今竊見四方之人來京師者言今年天下州郡多被水旱而東南爲尤甚不知　朝廷將何以恤之不幸而卒然邉鄙有急數十萬之師又將何以餽之此臣之所以爲大懼也且天下之事上因循則下玩愒因循玩愒之餘而不有振勵作興之政出其間以鼓

動中外之心。而革其故習則其勢將有至于不可爲者矣。此臣之所以重爲之寒心也謹條所聞上塵睿覽伏惟詔旨。特賜施行不勝幸甚。

序

西亭餞別詩序　　寧波市舶提舉

唐宋設市舶使。間或領于州郡。兼于轉運。已而專置提舉諸司不復預。然猶廢置不常。而兩浙提舉之司在宋已稱簡靖。我國家威德旁流。極天所覆。絕海島夷往往帆颶修職貢。明州濱東海日本夷船之來。於

是焉止故　朝廷命中貴主其事而提舉市舶之職（浙省不宜開市舶亦非祖制也其後引倭入內地爲患者數哉）率選科目胄監士爲之蓋重邊關柔遠人清貨賄勢不可以不慎然閩廣之地富商遠賈帆檣如櫛物貨浩繁應無虛日而日本之夷朝貢無常期十數年間僅一再至雖滛工巧技委載如山而率以其異物博同至物其供應之節控馭之方掌于郡守犒待之儀貢輸之數主于中官職提司者不過撿視之而已士之清修而恬靜者亦樂爲之蓋當重熙累洽海不揚波之日坐鎭邊關而宣清穆之風于萬里外國納肅

慎之矢來越裳之雉昭聖天子威德于無疆其職惡可謂不重邪而事簡地清則上無所爲胥過而下無怨訕之虞故任是者苟簡慎而不擾往往不數載間輒超擢以去況純德廉行如陳君者哉君閩南俊士自遊郡庠名稱已播南服弘治乙卯領鄉薦卒業太學官于茲土雖其素履厚蓄未獲大施積德養望爲發軔地者固當在此況四明之士又交賢而並譽之哉吾見受知當道辭荒陬而騰霄漢之表以大霈其汪濊之澤者有日也既越三載考績之京吾鄉大

大士餞之郡西之亭咸曰是行也䢖來必不久淹是矣乃各爲詩歌以聲其情焉而屬予爲序

西亭餞別詩序　寧波市舶提舉

甬東爲海岈孤絶處鮫門虎蹲古稱天險高麗日本暹羅諸蕃航海朝貢者皆抵此登陸水陸之間異服上下防守固宜加慎而海鄉之民以滄濵爲畜畬每歲孟夏以後大艑數百艘乘風掛帆蔽大洋而下而台温汀漳諸處海賈往往相追逐出入蛟門中國初以翁山險絶內徙其民而空之以絶寇源慮患不爲

不深。並海要害置衛。若所。又設巡海憲臣專領其事。制法不爲不備。然當成化間。倭夷掠大嵩覊衛。如履無人之境。虜財物子女。掉臂咍唉而去。況方今武備非曩昔比。而異方海賈。瞷覞日熟。其可虞者又不止倭夷爾矣。市舶之設專司貢獻。而近復兼與海道。則提舉之司。於海隅休戚。亦不得以非已所職。遂默默而已也。夫島夷以朝貢爲名。其來也理不可得而距。

民之利海久矣欲遽奪絕不許下海之旨是激亂

海隅之民恃海而食其出也勢不可得而圉必使巡

也然浙與閩亦自不同或彼當寬而此當嚴乎

海憲臣。恒駐岐門之內。督率武弁。愼封守而譏非常。

則可以無患。不然、遥居數百里外、乎特蠹弊。既莫省剔而卒然有警。又不能以相及。至於菟去而嗾犬、羊亡而補牢。斯亦晚矣、陳君克寬以潛山著姓、卒業太學、官四明之提司、三載考績將之京、明之搢紳士餞之郡西之亭、各爲詩歌以嘉陳君、夫以君敦敏之資加之以廉慎、以是見察於監司、書其考曰才、曰無過、而上之銓曹、固足以循資而進、然君子居其土則慮其民、況職業有相關者乎。其以吾所聞者告之當道。聞之 天子。爲明州曲突徙薪、則豈特三載之績云、

爾哉。 明天子方聿新政令、凡海內休戚利弊、正所樂聞、適雲龍之會、被非常之 恩、將不在斯行乎、書以爲西亭餞別詩序、

碑

徐州洪閘碑文　徐州洪閘

我國家肇闢寰宇、薄海內外、咸入朝貢、 成祖文皇帝、定鼎幽燕、大濬元會通河、漕東南之粟、歲數百萬石入于京師、百五十年、剛或梗滯、南自江淮、北至海口二千餘里、其間山東諸泉。汶泗諸流、恒不足以濟、

率領黃河入之。然後水勢克盈。漕舟利焉。廼者河自趙皮寨南趨亳泗、而不復經徐、徐州小浮橋斷流、徐呂二洪、隨亦告竭、咽喉既梗、當宁軫憂、於是兵部侍郎石岡王公、特承簡命、輟樞務以來、既至、會同總督漕運都御史約菴周公、總理河道副都御史淺齋郭公、暨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楊君勉學、巡鹽御史胡君植、相度諮謀、以河勢湍悍、未易挽回、而濬泉導流之餘、當防宣洩、乃于境山鎮翠柳亭、呂梁洪迤南置石閘各一、又于高家灘諸處置壩者三、為品字、置順水

壩者二板閘者一以節束水勢而所謂翠柳亭者南
于徐州洪數里下流之衝尤宜瀦遏然河深且廣施
功加難則擇才鳩工務底堅緻甃于閘兩傍爲石墩
高各二仞有半廣厚倍之墩左右爲鴈翅長各六仞
有半皆糜秫灰石灌而築之而又貫以鐵錠聯以鐵
鎖閘底布襯石皆如之墩石下承以木板板之下施
以龍骨又其下立椿木深入泥中凡萬三千有奇閘
附東岍西噩月河橫以土壩長爲丈五十有六廣爲
丈三高半之經始于辛丑八月二十五日迄工于十

一月二十日，凡用夫一千名有奇，銀五千二百兩有奇，率取諸河道備用之資，不係粟于民云。

雜著

恭題

高皇命符

國初授官給符，識以半璽，給由入覲，則合焉，以考其績，乃古虎竹之遺制，此符乃湖廣左布政使臣張眞受諸

高廟者也。眞五世孫瑞州府太守臣淮以示臣邦奇，臣邦奇謹拜手稽首而題其後曰，太祖之舉義也，臣眞實首從焉，至洪武十八年，眞以錦衣衛

鎮撫致仕、其子襲職、旣五年矣、一日召其子謂曰、爾
父尚在、明日當來見。家甚恐。比庭見。則錫以玆符。蓋
眞從 聖祖周旋日久。其才猷德性。固有足任。屏翰
者、不然 聖祖聰明神武、愛重官職、又起自民間、加
愼牧民之司、詎肯以數千里大藩無故而加一老鎮
撫哉。且符命有日、情意交孚、所以誠之至也、則當時
君臣相與之情、可以想見、宜乎百六十年以來、人心
攣固、 皇圖奠安如一日然者、臣淮以進士爲南京
戶部郎中、被 今天子簡命爲瑞州守、懋蕆功業、闕

未可量。夫以嶠山之弓、曲阜之屨、能世守之、亦云難矣。況將丕隆先人之休烈乎。書曰顧傒尊上帝、傅曰先王以進萬國、親諸侯。敢以爲　聖祖頌。詩曰文武受命、召公維翰。又曰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又以爲臣淮頌云、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四十八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李　雯舒章
劉　芳塈仲榮　閱

王肅敏公奏疏

疏　　　　　　　　王廷相

爲激變地方事　遼東軍變

查得激變良民律條凡牧民之官失于撫字非法行事激變良民因而聚衆反叛失陷城池者斬已律謀

度之必致反叛之狀已形城池之陷已確而後罪至
處斬今據所奏事情論之衆軍擁赴都察院喊叫虧
枉不過欲巡撫控求免罪若而已使當時爲呂經者
善于應變鎭靜不動不致越墻而走則亦軍民越訴
之常耳惟其先自避匿以故衆軍恐有不測爲累非
小故拘禁于都司遂致形迹可惡則衆軍之罪也原
無殺人原無放火原無刼奪姦淫等狀安可謂之反
叛在衆軍既無反叛之迹而劉尚德抑參以激變之
罪與于情律法兩不相合矣照此擬罪豈不冤枉但

劉尚德擭其撫馭乖方為罪之首尙不可逃又據所奏凡在遼陽總軍操守門等官並皆參其失職至于軍士雖無反叛重情其拘制都御史綑打都指揮擅出獄中罪人擅放九門鎖鑰亦當求其爲首者十數人以正其罪庶　朝廷紀綱不致因而廢壞各邊軍士知警不致因而效尤此爲正議此爲遠謀今乃不此之惡于各官之參則大小不遺于軍士之罪則曲爲回護且各官之所以得罪者以軍士狂悖之故也今獨參其官而所以得罪者則舍之不言是豈法理

為近枝原奏如此似爲失休或兩時軍情未靖不得不爲解網之市以俟朝廷執法耳

曾家慈

之正。稱物之平乎。且如往年大同逆軍。戕害主將。罪在不容。撫臣倉皇無謀討赦。此蓋一時貪生惜命之計。猶有說也。今遼陽軍士。既無反叛之惡必無至死之罪大之不過充軍。小之不過徒杖。若索其爲首之人。彼亦自然聽服。豈敢不受法理。固于抗上以自取大同逆軍滅族之禍也哉。柔懦之論。不足謀國。苟且之見。大失事會。唐人姑息。終成藩鎮之强。職此故也。履霜堅冰。不可不戒。方今聖人在上。天下全力。賢智消劑。虎將無數。東舉則東摧。西指則西摧。在唐憲

北○等○語○大○有○操○縱○欲○使○單

○士○先　丸之以安其心

宗時，方强藩鎮猶能勘吳元濟之兇，而制王承宗之命。今不過十餘頑卒。乃歉懼而不明白以聲罪示懲，豈不損國威而失典刑哉。

聖駕南巡思獻愚忠疏　諫止駕幸承天

仰惟　皇上下諭禮部，欲躬詣　顯陵，相卜吉兆，旬日之內，令行事宜，靡不整辦齊備，戒行有期，臣竊觀皇上南行之計決矣，必矣，無疑矣，但臣日來積有私憂過計之慮，欲聞　皇上，九發九止而不敢輒觸君父之怒，既而思之，人臣事君，有犯無隱，心有所不

恐而不言是自欺其心不忠甚矣况大臣有心膂股肱之托與人主有同戚共樂之義者哉故終不得不爲　皇上陳之伏惟宥其斧鉞之誅少加聽納幸甚幸甚伏乞　聖諭下詳南巡以來說者曰所過地方災傷特甚人相啖食流民載路盜賊蝟興恐有犯屬車之塵以致驚動乘輿者又云　聖駕南巡近邊酋虜如花當部落聞風爲患深入腹裏如往年搶至昌平地方致使京師戒嚴者又有云今日之行扈衛官軍旗校及內外從官諸色人役不下數萬其粮料州

來車輛馬匹、各處供應、所費不貲、郡縣倉庫、在在空虛、百姓聞風逃避、有司無所措處者、皆衆人之所慮患之在外者、若處置得宜、猶可保其無虞、臣之所慮、乃不在此、仰惟 皇上玉體清明、常加靜養善攝、猶時小有不快、今也遠涉長途、日月登歷、縱安輿輕輦未免勞頓、而況衝冒風塵、隔殊水土、六氣襲之、五內受之、萬一倘致 聖體違和、 聖心不暢、誰其任之、登頓山原、不如深宮大庭雍容之爲安、觸冒風塵、不

文從相如諫獵退之諫張尚書來忠愛可听

如逸神靜志逍遙之爲樂、 皇上何乃自苦而必欲

親行哉。臣嘗每日于朝祭之時。獲覩　天顏潤粹。發
氣滿容。便于一二大臣言之。不覺喜動于心。時而聞
有不快。即爲不樂。今者、　皇上遠行。去逆就勞。舍靜
而動。安得不爲　皇上慮之。此臣之所以不得不竭
愚忠陳之也。臣又再三思之。人君巡幸一事。其所關
係至大至重至緊至要。何以言之。居中可以制外事。
勢機權盡由我也。處外必假付託。事勢機權半由諸
人也。況勞人動衆之餘。加之苦急無聊之故。變生于
倉卒。患起于不測。此理勢之或有者。觀諸自古以來。

人主巡幸之事載在史冊足爲後世殷鑒者其得失安危之跡可攷而知也知之而不言之是無深遠先機之見者也是以至難之事艸艸視爲容易泛常者也是不愛重其君犯險履危徼倖於萬一無事者也伏望 皇上亟鑒往事少爲加察焉且 皇上必欲躬詣 顯陵者乃欲自致其誠孝于 先皇也以臣觀 皇上之孝蓋自古以來所未有者矣何以言之漢宣帝曾繼昭帝之統矣而不能尊皇其父宋理宗能皇其父矣而不能稱帝以廟祀漢哀帝能稱皇而

廟祀矣而不能宗祀以配天今 皇上之於 睿皇廟祀矣薦謚矣稱宗矣配天矣而因心之愛無所不極自臨御以來建皇極贊天地康四海服諸侯而繼述之業日爲之隆雖大舜之克孝武王之達孝亦未有過于此者伏望 皇上自信之自重之況天子之孝與士民不同又何必躬自勞苦遠涉數千里之途以下同于士庶人之愛敬乎今日之事 皇上必欲合葬或送而南或遷而北定有宸斷臣請當事自行仍望 皇上選遣安靜老成曉事親信內臣一人與

臣同事再勅內官監選責各色該用人匠數十人聽

臣指使或送或還兩月之內即有次第 皇上安居

九重清穆高拱而臣等亦能辦集其事卻將戶部所

供粮艸賞賜各項銀兩留為修建 顯陵之用一舉

三得不惟可以慰 皇上誠孝之心亦可以免 皇

上遠行之勞亦可以濟修 陵之費大事易得以襄

而亦無意外之虞矣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天變自陳疏 掌憲時自陳

准禮部咨為修省事題奉 聖旨朕仰承天慈下戒

實切戒懼還待朕行祭告禮修省着今日始青衣角帶至祭日止百官勿外示儀飾須中加省畏自陳係行餘罷欽此欽遵移咨到院咨行到臣仰惟 皇上欽承天道寅畏神祇百凡敬事和民無所不用其極宜乎天心格而和氣嚮邇者奉先寶殿乃有震雷之變都城鼓樓復有雷火之災若此天人不順應者臣俛而思之 皇上憲天之政如此其至望治之心如此其切今日之災變夫豈 皇上致之意中外臣工不能仰體 聖心奉職無狀之所致爾臣謹以今日

中外士風臣節頹壞之狀爲　皇上陳之以見臣務位不職宜先黜罷之由伏惟　聖明察焉記曰大臣法小臣廉古之士風如此天下烏乎不治社稷烏乎不安臣觀今日朝野之風大不類此廉靜之節盡喪貪汚之風大行一得任事之權便爲營利之計賄賂大開私門貨積但通關節罔不如意溼薪可以點火白晝可以通神是豈清平之世所宜有者乎在先朝

森按中士豈有此弊通來謝先朝大臣

豈無賄者餽及百兩人已駭其多矣今也動稱千數

專遵風節少殊矣至末年分宜用事貪黷之風甚

或及萬數矣豈無貪者暮夜而行潛滅其跡猶恐人

嵯公可謂先見

知。今也納賄受賂。公行無忌。豈非士風之大壞乎。大臣貪濁而日在高位。則小臣得于覩感之下者。將無不惟利是圖矣。京官貪濁而安處無事。則外官被其鼓動之風者。亦無不惟利是圖矣。大小效尤。內外征利。由今之道不變其俗。則在上者日以封殖。在下者日以剝削。民窮盜起。而國事日非矣。豈非時政之大害乎。且古之大夫難進而易退。寧自守己以俟時。無寧違道速化以失己。寧遁世不見知而不悔。無寧熱中阿附毀道以求進。蓋以其見道明。用心剛。素有所

養而然耳。由是人主舉而用之。大則可以康濟世務
小則可以風勵將俗。而不失民望焉。豈不有益于國
臣觀今日士大夫之風。殊與此異。恬退者衆嗤其拙
奔兢者咸嘉其能。一登仕宦之途。即存僥倖之志。或
以諂諛售。或以賄賂求。或以奉承得。甚至一員有缺。
各趨權勢之門。講論年資體例應得之故。既定則後
講者或不能得。以是無不爭趨走搶而論之。往來頻
數。閽者厭煩矣。既講而得。則人咀華騰謗。雖吏部亦
難於處措。故京師有講論搶攘之嘲。斯人也。自以爲

得計而不知有識者之見笑于側矣夫恬靜者君子之流也奔競者小人之類也奔競者進則恬靜者必退由是以小人引小人而　朝廷之上無君子矣無君子則法揆何由而清紀綱何由而正姦宄何由而除是奔競之風熾世道不祥之機也豈非時政之大蠹乎仰惟　皇上聰明神聖允邁堯舜道源政本澄清宜矣而臣下貪穢奔競之風至于如此豈不可大怪耶臣惟都御史職任糾劾百僚振肅風紀今茲二者官邪風壞莫此爲甚旣不能正身格物使風清弊

絕，復不能不避嫌疑以抗疏論列。悠悠坐視，日惟嘅嘆，致使內外奸貪，公行無忌，糾察何在，振肅何在，由是言之，臣之不職，在庭之臣，莫有踰者，雖蒙 皇上天德包容，不即誅罰，而臣尸祿曠職，罪安所逃，且夫一婦含冤，三年不雨，忠臣下獄，六月飛霜，事乃至微，而天應甚著，況賄賂交通，匪人在職，中間事情乖變，賢否顛置，害及地方，視之上干和氣以召 天變，實臣奉職無狀致之矣。伏望 皇上將臣罷歸田里，別選才賢以端實政，可以責成懋功，可以建立庶政，修

省以實而災變亦可弭矣

請辯馮恩罪狀疏　請宥言官

嘉靖十四年四月十七日該司禮監太監張欽傳奉聖旨如今天氣暄熱兩法司并錦衣衛見監囚犯笞罪無干的放了徒流以下并減等蒙審發落重囚情可矜疑并枷號的都寫來看欽此欽遵仰我　皇上好生之德與天同體臣備員法司敢不祗承休命以奉宣德意乎臣于去冬會同吏部尚書汪鋐等奉命審錄罪囚審得刑部犯人馮恩犯該上言大臣德政

斬罪臣與鋐等以本犯罪狀與律不類情實可矜擬以有詞再問伏蒙 聖旨依擬今已數月矣未見刑部再問明白擬奏今者又奉欽恤之命臣乃執法之官若隱忍不言致使 皇上欽恤之仁不被于下厥罪深重焉用執法爲哉臣伏覩 皇明祖訓有云凡官員士庶人等敢有上書陳言大臣德政者務鞫問情由明白處斷本註云如漢王莽爲相操弄威福平地以新野田二萬五千六百頃益封莽莽不受吏民上書頌莽功德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

人、遂至威權歸莽、傾移漢祚、大明律條意亦同此、切
惟　聖祖垂訓制律之意、慮後世宰執奸邪、暗邀人
心、以危社稷故耳、今馮恩所犯情狀、揆之于此、實不
相類、何以言之、尚書汪鋐掌都察院之日、而恩曾挾
私妄劾、及鋐轉陞吏部尚書、恩之意以鋐必害已、故
先爲論列以制鋐不敢發、且波及一二輔臣以示其
非私劾鋐、至于舉論尚書夏言王憲等之賢、亦不過
異恩者云貴溪方向用故除擬之、亦未必爾也、但評騭舉朝大臣亦爲失策、
假藉言官論列之公、以濟其害鋐之私耳、比諸稱頌
王莽功德、本不相類、臣與鋐等擬以有詞再問者此

也伏乞　陛下矜憐之臣又聞之前輩有云我朝

祖宗以來有三美政皆前代所不及不與夷虜和親一也不使外戚與政二也不以論諫殺言官三也夫言官人主耳目也耳目聰明不致蒙蔽則人主洞燭奸邪萬里畢照社稷之福也故古聖王之於言官言善則行言不善則優容之所以廣聰明而鎮奸回也言官至于殺戮則臺諫之臣括囊惜命矣誰復敢犯危而言之夫奸邪無種乘便乃生使言官畏禍而緘默以自保此小人得志之秋也蒙蔽奪其聰明奸黨

覺于肘腋。人主孤立而無聞見。豈不危哉。我 祖宗以來。不殺言官大意以此。伏惟 陛下鑒察之。且恩不足惜。關係朝政之大。爲惜耳。伏望 陛下再勅刑部擬辯律意。與恩所犯情罪。果合與否。再行具奏上請定奪。則 皇上欽恤之仁。不致遺漏而可矜之囚。亦得以被更生之澤矣。

修舉團營事宜疏　選軍惜馬操練

臣等竊惟蓄威昭德。人主之大權。居重馭輕。立國之至計。仰惟京師宸居所在。實諸夏之根本。爲四海之

會極使無宅中制外之形焉享久安長治之福洪惟
我　太宗文皇帝遷都之後京師置七十二衛所約
官軍不下三十餘萬畿內置五十餘衛所約官軍不
下二十餘萬以外言之括諸邊之兵不能過此數以
腹裏言之括諸省之兵不能過此數聖慮神謨超軼
唐漢其為居重馭輕之圖深哉遠矣而不可加也但
平成既久兵政日弛尺籍雖存而逃亡罔稽營伍雖
具而兵馬不精是以士卒大減于國初之額時而遊
盜竊發而反藉力于邊方之卒居重馭輕厥勢安在

言及於此誠可寒心臣等猥以庸愚專茲營務夙夜
惕厲恐負重託謹以在營切要三事會同太監麥福
看詳得宰必精徤而後兵可强故論選軍馬必膘壯
而後戰可力故論借馬兵强馬力使不置之以操練
之法則武執不閑戰鬬有怯亦不堪于用矣故論訓
練伏乞敕下該部議處將軍馬錢糧通作一家計筭
勿忌夫事權之不一勿拘夫事例之不合惟在酌量
事情斟酌時措要于武備修舉足爲國家經久之畫
再行具奏　上請定奪營務幸甚臣等幸甚

一選軍、臣等伏覩大明會典營練事例節開永樂初年、立五軍營、又有三千營、又以大寧山東河南附近衛所摘撥官軍輪班上操、以內衛京師、外備四方征伐、俱屬五軍營操練、景泰初、選三大營精鋭、分立十營團操、以備警急調用、是爲團營、每營官軍一萬餘員名、至成化三年、復爲十二營、共該官軍一十二萬員名、又查得弘治十三年十月內、爲選軍給馬預修武備、以防外患事、該兵部題查得團營初選軍馬之時、京衛八萬、外衛八萬、其外衛分爲兩班、每班四萬、

連京衛八萬、共一十二萬、其三大營內外揀存官軍之數不與焉。臣等會看得節令團營內外官軍、雖有十二萬之數、而京衛撥去捕盜、巳該五千六百員名、外衛撥去做工及搬木等項、常不下二萬有零、雖云暫時借用。而營伍終年空缺、其見操者。中間老弱疲羸、不能執兵習藝者甚衆。較閱之餘。巳不堪觀。脫有緊急邊情調遣、又安望其投石超距奮勇以衛虜哉。及今若不早爲設法精選、終是虛應故事、徒靡粮餉、于兵無益、臣等以爲營伍不能充實、軍士不得精練

其大要者有三、軍無定用一也、替役之難二也。隱避之姦三也。何謂無定用、夫軍役戰勝攻取。須平月養其銳氣。精于武藝、不以雜役奪其操練。斯志一事專、奮發果敢。直前無敵矣、今團營軍士、泒之雜差、撥之做工。留之搬木。終歲不得入操。困苦以勞其身。而敵愾之氣、縮舂鍤以奪其習而弓馬之藝疎。雖有團營聽征之名、實與田畝市井之夫無異。欲其戰勝攻取以張皇威武、夫何敢望、何謂替役之難。軍士類多貧下、吏胥無賄不行、文書到衛、衛吏刁難。文書到司。司

吏勒措縱。是眞正子姪。亦須用財打點。方保無事。貧者度日尚難。安能辦此。是以終年累月。老弱在營。苟且應役。而精壯子弟。不得收操矣。何謂隱避之姦。團營軍士。皆是大營挑選壯丁以聽征者。先年多有富實奸滑之徒。畏惧營操出征之苦。買求該營人員。作爲不堪之數。撥存本營。未曾選出。貧者不能營幹。而常川操練。富者終歲安閒。得以躲閃。凡斯三者。軍士所以不精也。臣等伏乞勑下兵部通行該處。差委本部驗軍官。會同點軍科道官員。三大營并團營官軍。

各照各衛眞正戶口文冊一一挑揀委果年力精壯者方許留在團營中間老病尫羸體貌委瑣不堪教練者盡行革退有少壯子姪者即時摘將替役無子姪者發回三大營其有老病逃故爲事久不回營等項弟男子姪亦要查出照冊從公揀選但係年力精壯武藝頗習存冊有名及先年欺隱不入冊者即與收補其內外衛兩班輪操官軍上班之時亦照例揀選仍查照先年團營額數內衛外衛共奏一十六萬之

備造年貌籍貫文冊收照不許各衛擅自更替果有

事故方與方補各營操演教習武藝專備聽征之用其團營襍項差役并各處做工拽木等項止于三大營揀存數內撥用仍查照弘治十一年十月內兵部爲修武備以壯國威事題准事例團營軍士並不得改撥如此則軍皆精壯而威武無不振之患矣

一惜馬照得團營馬匹乃　朝廷武備大計所關軍士領養之後多致瘦損倒死此馬出小民脂膏今處之輕如艸芥誠爲可惜臣等會看得馬之瘦死其故有三艸料不足一也給領失宜二也餵養無法三也

何謂艸料不足查得圓營馬匹有曰存操者自四月起至九月終止有料無艸有曰下場者自四月起至九月終止無料無艸惟十月入操之後至三月終止二項之馬俱有料而所給之艸又俱止三箇月以一年計之存操之馬俱有料而無艸者九箇月似料穀而艸不足下場之馬止得半年之料而無艸亦九箇月艸與料皆爲不足矣馬給于官非着巳之物自備艸料乃切身之苦雖得過軍士猶不肯賠錢以養馬况貧難之軍自給不暇安能念及于公家之畜哉無

怪乎在營之馬日惟飢瘦而多斃矣此情甚真此理甚明無難知者而該部每以舊例止之夫法難執一事有時措 祖宗以來諸司之例隨而變者亦多矣即如下場之馬弘治以來尚隨場牧放今草場半為田畝而民間納租銀矣營馬隨便牧放而軍士不出京城矣其牧馬之資非軍士自備而何所出哉此時猶執下場採青之例豈非名實相背而近于膠柱之政乎官以非事例而不肯給軍以非着已而不肯賠則夫無所足食之馬惟日視其斃而已則馬之為命

豈不寬哉且一馬之價小民解徵到京所費無慮三四十兩而乃吝此數月艸料以致瘦斃是所惜者一倍之利而所失者數十倍之多豈非顛越之算乎蓋以掌馬者權不及財而掌財者意不急馬各競其職

養馬宜乎軍中特設一官

以爲勝故如是耳使通做一家幹事則艸料馬疋皆切已之物必酌量事體之輕重分別利害之多寡而行之豈肯惜些小艸料之費而致傷三四十兩之多之馬哉伏乞勅下戶部再行計處合無將存操馬匹再添三箇月之艸按月給籌半根六箇月共十二根

下場馬匹再添六箇月之料。三箇月之草。通融放給
亦可敷一年之用。再照兵部團營草場。乃為牧馬而
設。今所收租銀。以之養馬。乃為本等。今則收貯太僕
寺為買馬之用。似為不倫。且自嘉靖七年題准之後
至嘉靖十二年共該六年每年租銀八千四百五十
六兩三分八厘二絲。六年共該五萬七百三十六兩
二錢二分九厘二絲。至今並無分毫徵解到寺。豈非
怠緩乾沒。重傷國課乎。合無兵部再行計處。今後草
場租銀。該部定委廉能官員。會同州縣官。依期徵收

完用。通觧戶部以備營馬艸料不敷之用。臣等又查薊鎮二州收馬未開地土。薊州尚有地七百二十三頃九十七畝五分。覇州尚有地五千二百四十頃二畝二分四釐。若肯通行召民佃納。每畝照舊收租銀二頃一年共該銀二萬六千三百四十八兩六錢三分三釐。通爲給軍養馬之數。亦足助戶部艸料之費。似爲便宜。何謂給領失宜。軍士家道頗過。則居必有房屋。付之養馬。艸料必不短少。頭畧必不暴露。今各營軍士。家道得過者。以領馬爲累。賄賂人情百方買

脫。僥倖差撥。務取輕閑，富者既不領馬。所領必及于貧。此等貧軍，賃房而居。待餉而食，賃房則馬必無棲止。而露地以居。露居則雨雪之來。無以遮蔽，而馬苦矣。待餉則食必無餘，而自養不足，則艸料之資。反以養人而馬飢矣。馬苦而飢，欲其不瘦損而斃得乎，合（尚有虛靡糧餉之害）無兵部再行計處，差官會同點軍科道官，將三大營并團營軍士從公查審，但係得過之家。通行查出，賃房貧軍所領之馬，一一交與領養。如此庶馬皆得所，不致傷損似為便宜。何謂餵馬無法。士卒闕中艸料

散出各處。從其自養，莫有稽考，中間畏法之人。愛惜馬匹，餧以實草料。其馬始終膘壯，無他病損，有等奸頑之徒，求閑令色。則已賣籌與人。閑到折色。徒為自養之具，而惟啖以酒糟。性熱而味惡，性熱則生瘡而傷氣，味惡則不做膘而損力。雖極壯之馬，數月之後。即生羸病，不堪騎操。甚者不能食糟，因之而斃，雖有比較肥瘠之令。終無以察其草料之實，若不制以餧養之法，終莫救其害馬之弊。臣查得在營每把總下所屬之馬，有百匹者，有七八十匹者，中間有上膘者，

有中膘者有無膘者除上膘中膘聽其自養不許外其無膘之馬令無兵部科道官再行點軍退貪軍仍赴京操練每一把總各集一處或街或巷空地申酉二時把總官親至其處一一點視皆以熟艸細料餵之餵畢各散臣等亦不時差官驗視夜間聽其自養一箇月之後點軍科道驗有膘息者免其會餵其有膘自養者科道仍行嚴禁不得餵以酒糟若被地方兩鄰告發或在營驗出皆送法司問罪如此則瘦馬有處而軍士知警似為便宜再照聽征馬匹雖大邊

情調遣多不過二萬之數再有馬匹存營操守亦可撥用倘事勢緊急猶有各州縣寄養備用馬二萬隣近易取若軍士堪養馬者數少亦不必濫給合無兵部再行討處將團營聽征馬匹擬為定數若干每遇事故倒失至五百匹以上行太僕寺兌給一次以為常規如此不但愛惜馬匹性命而戶部芻料之費亦可以節省矣

一訓練古語云教士三萬橫行天下故齊桓有節制之兵秦之銳士不敢當岳飛五百背嵬之軍兀朮巨

萬不能敵、由是觀之、兵必教成而後可以勝敵矣。使士馬精壯、而武藝不熟、則臨敵無可恃之能。對壘之敢戰之氣。安望其出奇取勝哉。此訓練舊規。除下營走陣法度整齊、進退可觀、旗幟金鼓號令、俱有節制、及累年在營舊軍、武業頗習、堪備征伐無議外、但今新選之後、與各營新補戶丁、皆係未曾操練軍士。其數尚多、若不嚴立賞罰、時加比較、揀選雖精、徒為無用、查得大明會典載有教練軍士之法、凡騎卒必善騎射及鎗刀、步卒必善弓弩及鎗刀、凡無十二箭六

箭遠可到近可中者為試中遠可到以一百二十步近可中以五十步凡用鎗刀以進退習熟為試中臣等以為自今之後各營該操五日之內三日教習二日操演教習之日不得仍舊射箭九回落旗而散各該把總官督令各色馬步教師一一指授方法如何挽弓如何馭馬如何滚刀戈矛牌銃無不教習以多為能不拘回數黎明從事巳末方散不中式者當時責治治巳再教務使合式乃巳此後二日操演調隊比較仍依舊規夫教習不倦則蕯騎精熟蕯騎精熟

則胆氣增倍胆氣增倍則遇敵不懼能以少擊衆以
精制强更以諳曉韜畧之將御之則或正或奇隨所
願指呼吸變化動中機宜又何敵有不克者哉其號
頭把總管隊等官督教一年之外臣等會同兵部堂
上官視驗其所教軍士試中爲率不及六分以上者
奏請罰治其試中軍士筭及八分以上者公同會舉
陛賞推用每二年一次舉行如此庶營操着實而兵
皆練習可用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